

第四卷

宋紀

仁宗

凡二十一年

癸亥至癸未

第五卷

仁宗

凡二十年

甲申至癸卯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後學 餘抗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凡二十一年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權茶鹽行貼射

通商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稍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揀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

癸亥

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諾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
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
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
錢歲繞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
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
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
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伍十有
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
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
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易糧塞
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
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詔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
池引水而成曰顆鹽准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
未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
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
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發明

國之所貴者財民之所寶者利國以財為本民
以財為命然而國之所取者民之財民之所取
者物之利是以善治天下者必立至正不易之法國
取於民不覺其少民輸於國不覺其多使上下通行

財貨不竭所謂豐財之源節財之流良以此也仁宗
因財用耗竭而立計置司因民利不便而罷榷茶鹽
行貼射通商法皆所以便民而益國之事
也非若熙豐新法之比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王者與民同利者也榷茶鹽固與民爭利而貼
射則又取息于商矣魯謂先王之政有是哉後
世治不古若
盖有由矣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
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
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詔許歸葬西京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
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九沮衆議竟成雋功古

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然寇準前既貶為司戶叅軍而此特書故相者準無罪不予其貶也權其輕重而書之如此則善善之意益可見矣

冬十一月禁江南巫邪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庸義

甚矣淫祠之害人也昏愚者托以免禍求福不惜貲財遊惰者藉以避役養身不顧廉耻奸頑者倚以惑眾誣財不守名節是以農力耗散商旅不興無不由此甚至寇賊竊發姦宄叢生窺伺國家衰弱而起覬覦之心者率多倣此故毀淫祠者實為治之先務也仁宗新服厥命而有是舉可謂蓋前人之

愆者歟綱目於此記其月而地之者其予之之意深矣

置益州交子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年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發明

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蓋臣之事君也恐君心之驕則導之以謙讓恐君心之侈則導之以節儉恐君心之好征伐則導之以弭兵恐君心之崇宮室則導之以愛民事君之忠大要如此故曰惟大人者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真宗之朝書日食不應群臣表

子甲

賀此書日食不應中書表頌於乎宋庭大臣事君若
是疑與古人格君心之非者若不相似然故綱目雖
存分注而不書表
賀者不予其佞也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發明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功也人主亦不
可一日不重孔子之學也夫禮義之所以興分
守之所以立綱紀之所以張耕鑿之所以安者非孔
子之功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斯道傳正統
為萬世開太平者又非孔子之功耶孔子功用與天
地並其可不加崇重之誠乎仁宗即位之初首臨太
學謁孔子乃所以知為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為可
見焉其維持國本振作儒風不亦宜哉故綱目特表
而出之深
美之耳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
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丑乙

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權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
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蠶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
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
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
壞解鹽亦
復權之

王欽若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魯
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為
五鬼姦邪儉
偽誠如聖諭

發明

欽若卒而不具官亦有說乎夫欽若私憾寇準
乃構危語以傾之誤國殄民滔天之罪仁宗苟
能按罪行辟則欽若豈容但已况其相業無聞此皆
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其具官以示貶耳若
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
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太后徵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柰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城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焉

發明

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是

時帝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此非小變無乃太后顛政用人非道之徵乎

冬十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群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發明

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太后雖仁宗之母而

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群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此舉也太后既不可宰臣亦不可仁宗違衆議而行之則是顛倒錯亂各分紊矣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

卯丁

寅丙

廣義

昔伊尹之告太甲曰立愛惟親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蓋欲君人者不可以言教當以身教也仁宗於元日先壽太后不亦當乎曾何所見而欲帝先受朝也噫以曾之賢尚爾况不魯者乎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傳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獨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呂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論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橋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辰戌

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微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謚文節

發明

宰相所以代天理物當慎惜名器杜抑微倖恒以盛滿為戒必以清約為心則庶幾可以得相君之道耳知白於數事皆兼有之宜乎綱目卒而特具其官以予之也

三月朔日食○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奘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發明

德明既已稱帝而不書夏主何不借國子德明也輕行而掩之曰襲取者收奪之名皆貶詞也夫李氏自繼遷謀叛德明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浸淫至於元昊建號稱王肆意無

續綱目卷之四

宋太宗天聖六年

惓矣故綱目因襲甘州之事特
謹書之所以志其盛強之漸云

秋八月水

江淮兩浙河北
皆水遣使安撫

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
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
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
指爪繫帶鞞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
耶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洵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
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洵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
用后問諸執政象顧望未有對者張上遜徐曰此獨不
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
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
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
罷為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
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
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
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右還命輦後乘輿宗道
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
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發明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則其不負
是職亦多矣故卒而具官以美之

廣義

宗道潛銷劉氏僭逼之心不動聲色如太陽一
出而群陰自伏也非社稷之器孰能哉綱目於
其卒必月之而書其官者蓋以此耳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
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

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
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
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
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
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
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
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
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
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
守終始不屈死非
其罪聞者冤之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無故曷
為自殺必有任其責者矣利用忠蓋有守終始

復制舉諸科

不屈而為太后宦官之所忌行至襄陽投繯而死豈
不深可歎哉書自殺而不書其故所以深責當時也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
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沉淪
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
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廣義

考之真宗於祥符二年十二月罷制舉諸科者
恐上封事者言天書妖妄之非也今仁宗即位
未幾而遂復之其
願治之心多矣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
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令所過給食

發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契丹饑荒流民至境仁宗惻然慈愛給田
賜食殊無彼此之心可謂一視同仁者矣壽年綿遠
天下治平不亦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仁宗之政事

帝吾無
間然矣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
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
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
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
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
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
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
帝感悟遂戒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脩以二殿為萬
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
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
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
曾以首相罷
出知兗州

發明

天火曰災真宗竭府庫之財極土木之盛跨歷
七年而始畢事况此宮非應經義不過崇尚虛

無而設耳故綱目不曰火而曰災以見宋不能毀而
天特毀之云爾王曾執法不阿見忤太后茲因災變
而以首相罷出則罰之非其罪矣故綱目不曰王曾
罷而曰罷王曾所以明其無辜也昭應宮災而罷首
相是豈應
變之道哉

廣義

抑考真宗於太中祥符七年冬十一月玉清昭
應宮成八年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大

天帝聖號又刻天書玉板奉安其中且又圖已之容
立侍其側其尊之可謂至矣今而天反不佑而災之
者何歟蓋至公無私者天也天何為而至公乎理焉
而已豈有被袞冕如人形者位于蒼蒼之上邪然以
理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主宰云者言其善惡
之應如影響若以人主宰故也雖曰主宰無非理之
自然者耳易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書曰惠迪吉從
逆凶此之謂乎今真宗不明乎此妄假天書妄尊天
帝殫竭民力以為宮則非真宗之所謂天帝者必
為之震怒夫豈因真宗擊拳曲踞而私以佑之邪若
然則凡持齋謹奉者皆得為天帝之子抑豈待真宗
圖容侍立私親之而後然邪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當時堯未嘗上王帝之尊號
反能與之同其大群臣亦未嘗上堯之尊號後世皆
稱其為大其見于書不過曰堯曰君曰帝而至今為
萬世君天下者之首稱何欵蓋以理萃于堯之一身
故也宋之真宗得為堯可矣何苦而欲過于堯哉網
日紀其時月而書其災者所以垂後世君天下者之
戒也

秋八月朔日食○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

副使○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蕭孝

穆討平之

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權醜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
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
部副使王嘉猷計造船使民怨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
琳因之為變遂因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
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

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
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
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執延琳以降

發明

契丹夷狄未嘗書討此書討何延琳既書反則
是亂臣賊子法所必討苟因夷狄而未滅其罪
則亂賊肆其欲而無禁何所懲
誠哉綱目誅亂討逆之意深矣

京師地震○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且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
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
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興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
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
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語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
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已羞
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
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發明

論出者不宜出也仲淹無故曷為出之特因上疏
論事見忤太后故耳蓋人臣事君義而已國有

非義當力爭之義不可默雖缺缺之威矣畏哉考之
分注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遂同御大
安以受朝則失禮甚矣義當言矣仲淹言之不聽遂
乞補外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耳故綱目具其
官所以明不失所守直書出所
以譏疎斥忠賢讀者試思之

廣義

仲淹剛毅正直無罪可出故月之
而書其官并地其左遷者予之也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
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
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
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
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發明 治天下者建官惟賢任事惟能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故孟子曰國君進賢如

未辛

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治國事

不得已時太后專權政出宮掖趙稹黃緣勢家希
求進用則心術不端從可知矣以無賴小人而為樞
密副使名器何濫耶觀其東西頭之言豈不貽笑於
天下哉綱目持書于冊文無異詞以為後世用人不
審之戒耳美惡不
嫌同詞其義自見

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
同已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
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耨斤嘗齊天后曰老
物之寵亦有既邪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
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
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
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
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發明

夷狄之酋卒則書死貶而外之也分注言蕭耨
斤自立為皇太后至此斥其名者正其夷狄之
名不得齒於中國母后之
列耳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册及弔祭等使
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
輒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
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
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
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廣義

鳴呼夷狄非我族類身雖為人心則禽獸焉此
春秋所以賤而外之也安可與之通使往來哉
且自開闢以來未有盛於吾夫子者也故凡帝王之
興罔不爭先拜謁惟恐或後者何也誠以為國者一
日而背其道則國非其國矣今也契丹醜虜不惟不
敬而反以為戲正所以見其非人類也意於先聖尚
其心以悔之况其他乎原其所自蓋先聖之道莫先
于五倫也契丹于五倫何如邪莫重於仁義禮樂也
契丹於仁義禮樂又何如邪凡吾先聖之道皆契丹
之所惡者也其侮慢也不亦宜乎雖然契丹醜虜固
不足責所可責者宋人與之通使往來講和耳噫吾
夫子天也天亦有囊血而射者矣曾何損於天哉契

丹之侮亦無損於吾夫子也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群臣綬請令群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
府應天

發明

王氏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職謂忠是時太后
專政而仁宗未始獨對群臣宋綬慨然上書直
言切諫則盡職而忠矣太后不能容納出知應天又
豈從諫而明之道哉綱目凡君罷臣而不以罪者皆
書罷而不去其官不惟明臣之
無罪抑以譏君之失政耳吁

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真宗宸妃李氏

卒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
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

申壬

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召夷簡問曰一官人死相公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倘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冰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釋斤弒其主母蕭氏

釋斤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薨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后就死使者退此反則后已死矣

發明

甚矣厥罪大矣綱目正名定罪直書弒其主母所以扶名分植綱常明妻妾之等立上下之防嚴矣豈以夷狄之故而末減其罪哉故曰麟經絕筆而綱

目作

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

使○宮中火詔群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塔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群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繼詔群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

發明

故人火曰火何以言之人事感於下天災形於上故耳是時太后專權政事舛錯官中之火安知非太后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仁宗既求直言當納直諫而滕宗諒劉鈞之言皆切時弊

以答天譴不報政

棄而不用則亦虛應故事耳於乎求言不聽
何必求之故綱目皆削而不書意有在矣

廣義 凡書火人火也
書災者天火也

九月復作受命寶

以舊寶冊為宮
火所焚故也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
夏國王初元昊教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
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
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
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
官屬放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
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
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
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

西癸

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
星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發明

彗者惡氣兵之象也見于東北東北位屬震方
震一陽而二陰乃陰盛陽微之徵蓋天子為陽
宮庭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是時太后專政一應
也不踰年而趙元昊反二應也然則天人相感之際
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甚可畏也是以人君
當終日乾乾欽崇天道而無盈成之侈焉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
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衮初獻皇太妃亞獻
皇后終獻禮畢群
臣上太后尊號

續綱目卷之四

宋三朝通鑑

百

發明

婦人無故不踰閭闔况在朝廷尤宜加謹是時
御承明殿聽政固已失其國體至是又復有事太后同
分注言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
太后不聽何乃僭分踰越反以是為樂耶劉后雖稱
賢德而有僭祀太廟之事則其他可知矣此綱目於
聽政之事太廟之祭所以比書于冊以交譏之
也嗚呼仁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以服天下乎
廣義 蓋聞天子親耕籍田以供祭祀后妃親蠶以供
祭服未聞后妃之主祭祀也且祭祀國之大事
婦人夫死從子國政尚不可預况服天子衮冕
而主國之大事乎書太后有事于太廟譏之也

帝耕籍田

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
宋初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右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官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

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鉤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

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
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

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
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
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

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
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

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母追班
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趣攬朝

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
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

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
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

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
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
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

日事

發明

母后臨朝甚非得已不幸國無長君時丁厄運倉卒應變亦不過權宜而已豈有巍然南面假

借威權建制人主顛倒綱常如漢之呂氏唐之武氏乎昔者仁宗幼冲劉氏聽政且十年矣其用人行事

不能無專輒之失苟或久假而不歸不能為呂氏者幾希幸而天奪其年况帝春秋鼎盛今欲復尊揚氏

則是母后相繼聽政而仁宗殆為委裘遺腹之主將不可一日無母后者矣向非蔡齊龐籍諸賢竭力諫

沮則宋室之禍何時已哉故綱目特書帝始親政于下以見十餘年間政非已出至是而始親之也其垂

世立教之意亦深切矣

廣義

劉太后久干國政孕願衰冕惡得賢然欲揚后

幸而蔡齊仲淹龐籍諸賢同心制之弗克成其勢耳不然則垂簾之事必相因而起矣大易始之九二曰

包有魚无咎不判賓諸賢象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闕文應詢之乃

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

續編目錄卷之四

宋仁宗明道二年

十五

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廣義 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夷簡先見之功也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甲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人君不納直言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

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今仁宗乃能因日食旱蝗之變詔求直言一舉而敬天聽言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書之于冊尼為千古之美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叅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十一月贈寇準中書

令

復萊國公謚忠愍

發明 寇準輔相真宗有振安社稷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竄逐雷州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如唐懿宗追贈李德裕其義亦同學者試觀之

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亦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母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大怒內侍關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朝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教有司毋得

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銀大呼曰皇右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發明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疎斥正妻又惑夷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宰相

代天理物獻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救豈可助之
以行不義乎書發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禮
為可知如漢景廢皇后薄氏義同道輔等身當言責
上言極諫是蓋盡職而忠於以事者也言而不聽復
致謫貶果何謂哉綱目備書
于冊不再貶而其惡自見

唐義

大臣之處具瞻當以公滅私則民其允懷矣今
夷簡私憾郭后而力主廢黜則是以私滅公矣
人心其肯服從哉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夷簡有
愧于此雖然君子奚可獨罪夷簡哉當首仁宗而從
夷簡可也且閨門之內萬化由出况天子為萬民之
標準邪仁宗始政而即與群婦相関且以爪痕示人
何無羞惡之心邪孟子曰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脩齊治平之學仁宗必未之講

戊甲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
揚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
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

契丹太后稱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
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
始親決國事立
重元為皇太弟

發明

蕭氏前治國事則斥其名弑其主母則斥其名
所以惡其專而著其惡也此書契丹宗真幽其
母蕭氏不斥其名所以正其名而定其罪也考之分
注釋斤欲立少子宗真幽之則固有說矣噫母雖不
慈子不可以不孝人之處世莫大乎父子君臣虎狼
尚有父子之親蜂蟻亦有君臣之義矧宗真雖云夷
狄是亦人類夫豈虎狼蜂蟻之
不若哉據事直書其惡自見

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

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鬼通攻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
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
監齊宗年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
索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元開運或言石晉

敗亡之號也
更曰廣運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

帝以星變避殿戒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
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發明

歷觀災異之來未始不由人為所感司馬溫公
曰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
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時仁宗廢郭后而
夫婦之道乖元昊寇環慶而撫御之法曠是以星孛
示儆豈為適然變不虛生信斯言矣君子豈以天道
無知而忽之哉此綱目所以必書災異而不書祥瑞
歟也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
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發明

兩宋之篇書立皇后其氏者恒詞書立其氏為
皇后者變例此何以變例書是時仁宗諒陰而
莊嚴之喪未終郭氏廢棄而人倫之道有歎故耳蓋
天子儀刑四海罔敢棄禮今居喪而行吉禮廢后而
立曹氏於心獨無愧乎孫沔余靖相繼諫阻
愎而不報謂之何哉書之變例義自見矣

冬十月趙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

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
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發明

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當是之時元昊有覆
載不容之罪使宋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
刑立之誅然後人道可立春秋之法許世子以不嘗
藥而書弒况醜其母乎前書及不聞有伐叛之師此
書弒未聞有討罪之舉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
類變為禽獸中國脊為夷狄矣書法若此其所以遇
人為欲存天理者
為如何哉噫

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察裏寫無逸篇于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治之色宸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者逐刺史縣令老儒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論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美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發明

大冀禮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考之分注自孔道輔等被謫群臣盡懷緘默獨孫沔上書切諫其忠盛焉仁宗不聽則已屢為貶黜謂之

何哉故綱目具官而書貶者既美孫沔之盡職復譏仁宗之不明也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廣義

書之所以重國本也

李迪罷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以王魯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叅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

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

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
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醫律法試鑄編
鐘一簠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辨見更造
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
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
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
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
自燕肅倡議以末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
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
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
二階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
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發明

禮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
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故命
和峴重定雅樂是時西北弛備醜虜跳梁災異頻仍
治亂相辛而神宗以承平日久留意禮樂命重定之
善乎韓琦曰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
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耳三復斯言何其切

哉分注言帝納琦言仍用舊樂綱目
書之若已重定然者所以深譏之也

庸義

大抵治定功成而後禮樂可興蓋禮也者理也
樂也者樂也者樂也者人心之理而節文之因人之心
和而宣暢之故曰禮樂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人心自
然之樂有不樂之樂者存非勉強而可致者也今仁
宗之世契丹跳梁元昊跋扈無罪而廢郭后而閨門
失德無罪而謫道輔仲淹而朝廷失政水沴火災地
震日食旱蝗星變史不絕書此豈作禮樂時乎雖欲
用禮樂而禮樂不為之用矣善乎韓魏公曰不若窮
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
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斯言至矣

秋七月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
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悅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文應以嘗諧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教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册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發明

郭后仁宗之正配亦嘗儷體宸極母儀天下仁宗以無罪廢之而使內侍得懷戾逆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戾曰唐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書宣宗之戾郭太后亦以暴崩書今郭后亦以暴卒書之其書法先后如一則戾逆明矣分注言后居瑤華帝頗思念文應以諧后之故懼其復立屬后小疾挾醫診視因而進毒后乃暴崩其為戾逆充更彰彰無可疑者文應以邪佞刑人仁宗不知可否命之視疾其險毒欺何所不有宜其凌虐國母親行戾逆畧不顧忌然猶隱諱其說文欺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弘志者待之耳若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大書暴卒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君臣不敢

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為陳弘志間文應諱其大惡也夫以文應戾逆僅竄嶺南綱目書之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誅之不以罪也以皇后罹禍尚不能明則其他可知矣

廣義

郭后蓋嘗母儀天下而與仁宗為敵體也既知其暴萌則是被毒也無疑矣遂當窮推深究則罪人斯得今乃含糊苟且而止竄文應于嶺南則春秋討賊之義何在時國政闕失抑有大於斯者耶仁宗不得為剛明之君矣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遺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因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木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

十二月吐蕃唃廝囉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眾攻猫牛城一日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嶺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眾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

徑趨權貨務驗實立賞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

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群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

進退近臣凡起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

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

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

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

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及黜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

肅為鹿蹊漢皇吳主熟聞警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鉞天下口請改前命疏

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
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
免夷簡怒斥監鄧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
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臯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
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
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
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謂質
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
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粥
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
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
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發明

宰相公平正大職均四海進賢人退不肖乃職
分之當然耳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
頹也是時君德不剛權奸怙寵范仲淹以言事忤呂
夷簡被貶余靖等以上疏救范仲淹而被謫嗚呼古
人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仁宗去一小人如是其
難去衆君子如是其易何是非之不明乎夫以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况朝臣而有越職言事之禁豈不貽

笑於四方取譏於後世哉綱目
書此詞煩而不殺其義可見矣

廣義

抑觀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但能力主廢
后排斥忠良而已嗚呼其立心造意如此誠有

負于所薦
者多矣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
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發明

契丹行政未嘗書此何以書進之也夷狄效中
國禮義之事則必進之所以美其用夏變夷耳

况殿試進士乃求賢之美
圖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李諮

卒

諮性明辯周知世務吏不敢欺

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十二月趙元

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

元昊既悉有夏銀綬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鄯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祈嗣也

發明

仁宗此舉誠甲陋矣劉氏賁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祠赤帝非天地也于宮中非宗廟也特因無嗣而祈禱之云爾意堂堂中國天子而作此無稽之事則夫天下之民豈不從而效尤哉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父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廣義

夷簡不能謙遜而背本固可罪矣而曾也亦少包荒之量焉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
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
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
臣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
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脩道科非
所謂消弭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
人齟齬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
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
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從

發明

地乃陰道宜靜而不宜動夷狄小人之象也迫
夫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
六百於內則地震之應豈不益深切哉綱目不
事應已在其中所以明天變不虛生而人君
當警省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業守成也歟

寅戊

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
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食方罷猶坐後
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
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
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欵科無虛日此用度不
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
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
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發明

陸宣公曰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
恐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問惟
善是求豈但從諫弗拂而已哉仁宗親政以來屢黜
言者求言數下未見施行不過因值災變徒示虛文
而已夫豈求言如不及者哉綱目一書再書而皆削
其言事之臣所以誠帝求言之不誠聽言之不果也
廣義 直言之士無有過於范仲淹等去國之四賢也
有直言而不能用於求所謂直言者是猶舍璧

而求璧也抑豈別有其璧邪是
宜天變之不時也仁宗其庸矣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為群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發明

人臣之事君公其心守其職進嘉謀宣教化君子未進思所以進之小人未退思所以退之四夷未

服思所以服之天下未安思所以安之斯得相君之道不愧輔弼之才王隨為相無所建明陳堯佐亦然而韓億石中立皆以庸才為參政此皆一時之小人也故以可免例書以示貶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巖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

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詔

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恐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朕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際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

發明

小人所構者朋黨之說為國所忌者朋黨之言而可以快其私心欲陷君子必指以朋黨則一網盡去乎小人之肆意無憚在于人君辨之何如耳苟非

剛明之主鮮不為其所搖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直書詔戒深譏之也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稱帝于夏州

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其

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
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
地冊為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

發明

元昊叛逆不臣朝廷屢煩處置幸而山遇舍逆
取可也執送殺之此何義耶然綱目止書元昊殺山
遇而不書執送者猶為中國諱之也夫元昊擅殺叔
父則其惡不言可知矣稱者不宜稱者也是故不宜
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元昊僭號
稱尊肆無忌憚宋人
縱賊不討可勝惜哉

十一月沂公王魯卒

贈侍中謚文正魯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
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
謂魯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魯曰
恩欲歸已然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
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魯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
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所謂

杜稷臣於
斯見矣

十二月京師地震○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 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
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
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
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
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爾况
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
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
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
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
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若分兵深入糗
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舍卒可具若
浮囊挽縋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
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
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

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疎為怯

加吐蕃喃廝囉保順節度使

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共擊元昊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發明

宋加喃廝囉節鉞欲其共擊元昊然卒未聞有破賊之績則夷狄之不可共功明矣故書以譏也之

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卯巳

發明

募民入粟討元昊也何以書蓋所以譏宋之國窘耳然則有天下者可不節其財用乎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

發明

不曰德用罷而曰罷德用亦必有其說焉夫德用狀貌雄毅有類藝祖故忌而罷之非其罪也

噫用哉此蓋猜忌之心勝而諛言得乘間入之故耳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偕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

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發明

天下之事必有紐而為之者繼遷叛逆太宗失賊不討故元昊狃於為逆意可以為常事而行之耳向使宋人能窮治繼遷之黨聲其罪於天下芟夷剪滅靡有子遺則夷狄亦必知所畏忌而西夏之變不復作矣惟太宗一失其機故子孫不能免其患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跋扈之漸爾不然仁宗寬厚仁恕恩撫四夷何至於元昊侵擾之甚哉削姓削官不亦晚乎識者自可察之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觀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發明

分注云契丹宗真於其母出入止舍常相距數十里陰為之備嗚呼夷狄於其母尚爾况他人乎宋與通和其計左矣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阮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盡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

鳥而道輔亦出知鄂州道輔始知為士遜
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以王駱知樞密院事宋庠叅知政事○夏人寇保安軍巡
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若皆克
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
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
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發明 陸梁邊陲騷擾而狄青獨有保安之捷他日建
功立業則又不可
知矣故特喜而書之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
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
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
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

宴帝深
悔之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李元昊稱帝至是
二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自是以後
賊勢愈張兵禍紛紛迄無寧歲由是塞門諸若相繼
陷沒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康定之終
始識者可
以觀矣

廣義

日食正旦天變之大者也慶賀正旦細微之常
事也于時執政張士遜章得象也其與鄭公之
識見高下
蓋可見矣

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
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閑岩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
特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
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郵延
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

土門元昊既破金明若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夏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西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賤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怒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蔡明

是守邊戎務雍得而專之既不能出奇設伏

勦賊又不能相機設法以安邊却乃信其詐謀幾至誤事召兵入援閉城自守此何策耶劉平元孫敢勇當先不為失職而黃德和鄙夫引兵宵遁衆心離叛戰敗而沒然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故書賤范雍而削其官蓋雍不過失律無大惡也故又不書有罪

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

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蔡明

謂師之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大無功也傳曰輿尸

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是時西賊陸梁官軍覆沒正宜選將擇兵攻戰圖取夫何夏守贊恒怯無能而使之專招討之職王守忠以刑餘小人而使之居鈐轄之任是固師之六三也安能免輿尸

之凶乎噫宋之邊備疎畧命將苟且宜乎元昊輕蔑朝廷而全無畏憚之心也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冊所以深譏之耳

廣義

昔武后不用監軍御史儒者謂其識見之高况魚朝恩領神策軍也且于時以汾陽韋賢將又何待朝恩腐朽之餘以領軍乎書曰用人勿疑肅宗疑於用人故也後世用宦官典兵致有債兵驟將之耻而亡其國者肅宗之作備也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雜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冠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發明

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是知古先哲王未嘗不以求善為先務也夫以天子有過而不敢諫誠

宰相有過而不敢糾劾民之利病何以知之政之善否何以察之願治之朝豈有越職言事之禁乎自景祐三年書詔戒群臣越職言事至是踰五年而始除之可愧之甚矣然則寶元元年書求直言者不過虛文耳苟或職當言者又不能言職不當言者又不敢言則將尸位素餐括囊無咎而已誰肯復言哉故特書于冊既喜之又譏之也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承興軍

廣義

識者謂魏公間氣所生觀其薦仲淹之方剛直其然矣

三月王黼陳執中張觀免

天聖中黼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黼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黼曰何以教之瑋曰吾

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驪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驪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决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驪始歎肆之明識

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先是詔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遜宰相樞密院宣許十遜馬驚墜地移道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發明

士遜庸人也方軍興機務填委既位首相碌碌於前日豈不美哉綱目書之文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矣

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

守贊王守忠還

夏守贊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備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廣義

分注載文正之策即尚書傳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者也若文正者可謂不負魏公之所知也

元昊陷塞門諸砦

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

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發明

以讖

直書陷塞門諸若不聞有功戰之說則宋之邊備亦疎畧夫安能折衝禦侮犁庭掃穴哉故書

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贊罷以杜衍同

知樞密院事

右正言梁適等皆言守贊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若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徒兵就食可省糶十之二他所戒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

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發明

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為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

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十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酌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發明

城青澗耳向以書所以予其守要地也自是管東之粟矣非無故勞民者比也

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

行賂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宋綬卒

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巳辛

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徽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餓言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

觀其勢許臣稍以思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
兵無期矣乞留卿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若
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
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對黠
虜苦卿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曾於賊手非
計之得乞督令卿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
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
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
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
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
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
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敵行而前乘賊驕
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
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固未有臣恐邊障日虛
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
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
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發明

故事有可為而不可已者機有可乘而不可失者
故齊人有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元昊叛逆法

所必討大臣謀國義所當告此皆事有可為而機不
可失者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
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
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改扈朝廷每存姑
息况元昊入寇邊城陷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
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於事堂堂中國將多
兵眾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寡固不可以敵眾弱
固不可以敵強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
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
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
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之書法明矣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遣
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
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

請與同卷之四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
 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
 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澤為先鋒朱
 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
 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
 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
 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
 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
 南折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澤引騎趨之福踵
 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澤合軍屯好水
 川觀英屯龍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
 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
 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
 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澤循好水川西行出六
 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
 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澤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
 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鷓百餘自
 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澤馳犯其鋒福陣未成

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欲據勝地忽夏人
 陣中樹鮑老旗澤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
 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澤肅戰死敵
 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
 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
 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
 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
 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
 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
 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
 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
 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
 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肝食
 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撤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
 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發明

任福親冒矢石與賊決戰兵敗而死非苟免也
 觀其論眾之言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
 是亦忠於王事者何不書死之而書敗死原其情而
 貶之也福違韓琦禁令趨利邀功以至於敗不為無

罪故雖身死於敵不以全節予之然則畫策者韓琦
違命者任福琦非有罪者也但其所託非人而少知
人之明耳故既削其官以著其失復
不書罪以恕其情綱目權衡亦審矣

廣義

敗軍之罪在任福非由魏公也使福一遵魏公
之律則敗在元昊也必矣安有喪師如是之甚
乎今魏公自効敗軍
則可以見其公忠矣

三月貶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
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
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
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發明

仲淹志在招納通書元昊以致曠日持久邊備
益疎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其官然專任為難

憲專

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搖奪疎斥忠賢則其愧唐

廣義

大易履之九五曰夬履貞厲蓋言任其剛決而
行雖正亦危文正焚書之事其剛決何如耶向

非初公之回護則其危
也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時夏竦判求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
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任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
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
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
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秋八月

元昊陷豐州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
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
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璃堡破之又戰于
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

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發明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知人臣當困家蹇難之時竭力匡救不有其身可也夏竦執中皆為招討西賊陷城坐視不救則其辱命失律之罪不能辭矣安用其為統帥哉故大書夏竦陳執中免所以明其可免若曰自免之云爾君子合韓琦范仲淹書法觀之始可以知綱目褒貶深意矣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洙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

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洙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原最當賊衝王洙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驛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

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洛築壘拓地別力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二年春正月復權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听並邊入中芻粟子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券價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粥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永興鳳翔听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權

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晁宗慤罷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

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比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頰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遂以官爵賂之遂

發明

契丹舉號狄之也然則來聘則書遣使弔祭則書遣使此直書契丹所以惡其猾夏不恭故外之也先正有曰國勢之強弱使命之重輕係焉使命之重輕敵情之敬忽係焉宋之富弼使契丹雖出於呂夷簡私意然而不勞寸兵終成和好則弼之不辱君命可知矣故特具官以予之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曷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

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馬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所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

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比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欵抑人主當之欵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馬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稅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此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

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格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夫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廣義

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為之大息夷簡何為而踵其故智邪嗚呼真卿死于希烈鄭公不同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同也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夷簡於盧杞之下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其北院樞密副使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借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李燾曰時契丹實借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矣

發明

使富弼煉金坡鐵言傾人聽而使契丹日無損於無厭之求不動干戈和好復定故司馬溫公曰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豈不信哉故上

廣義

鄭公之使契丹其忠義之言溢于簡冊至今讀之令人慨慕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鄭公有馬乃若夷簡之於鄭公將以死之適以生之將以毀之適以譽之噫九原可作當起夷簡而愧之

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

掠渭州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著土分冊之剛浪凌令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詣種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其寵而遣王嵩以束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遣剛浪凌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凌笑曰種

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囚嵩窖
中剛浪陵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
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
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
懷敏督諸砦兵禦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
斷其歸路四面圍之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
馬六畜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
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
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縉啖契丹使攻元昊
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
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多舊人
猶能失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羗叛驟擇將領而
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
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
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
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
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
以大效使之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發明

不曰帥兵而曰會兵以見諸砦之兵皆歸統率
力足以拒賊明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兵
之大要懷敏輕率六軍殊無紀律墮賊計中不為無
罪故不曰死之而書敗死以示貶書大掠所以賊元
昊也嗚呼自元昊叛逆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而官軍
未聞一捷則宋之武功不競亦可見矣慶曆盛時不
過如此况靖康之世乎
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躋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
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
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敏入奏乞
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
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
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厯籍兼領
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

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採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
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絳州安撫使徙彥博帥秦
宗諒帥慶張元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
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各置司行
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
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
明愛撫士卒諸恙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
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廣義

而共當其任吾知囊中必無脫穎之韓范二公出
之事何人能辦乎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韓范以之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祭
徵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
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發明

舉逸民盛德事也孫復心存著述甘於韜晦誠
非偽隱以微名者也今因推薦舉而用之其樂
善之誠可見矣書以予之宜矣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肯不顧得
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
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
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
乎賞

未幾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
密詔麗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
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唳書至延州議
和然猶備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
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
書許之使呼剛浪唳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

得稱使剛浪凌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廷
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
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義壽而
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
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羗父不通和
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
之論

發明

嗚呼宋室柔弱從可見矣宋人無謀益可知矣
考之分注西鄙用兵仁宗已厭頃因契丹之傳
言遂許夏人之通好由是變君臣之號為父子之稱
更名曩霄戲譯吾祖則其侮慢不恭莫此為甚宋之
君臣惟存姑息罔敢正名其罪豈不深可惜哉故
綱目不曰表而曰書不曰乞而曰請其義可見矣

二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
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

髡可瘳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
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
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
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
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且
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
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發明

富弼謙德之心至是益見矣前為翰林學士而
不受此為樞密副使而固辭回視少得寸功
曉自鳴患得患失者豈可同日語哉觀其契丹萬一
敗盟臣死且有罪之言詐非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富弼近之矣

召夏竦為樞密使○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

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脩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
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
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
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
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
問執政答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
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賤饒州脩及
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
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
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
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
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
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
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
以之行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
小人之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
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
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發明

仁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
正言則賢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之所進朋黨

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
哉揭而書之意有在矣

廣義

大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言君子
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衆君子而任言責其得

泰之初
尤者乎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麗籍言命著作佐郎邵叅佐更社議
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
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
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率既
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是賜之詔而亦曰吾
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
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
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求與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
寇未殄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
慶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
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
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
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
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
帥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
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
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
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决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
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
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
至毫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
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
呼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

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
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
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
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
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
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
弼同時執政而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
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
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
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
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
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發明

仁宗用韓琦范仲淹杜衍而罷夏竦可謂得好
惡之公矣蓋由蔡襄歐陽脩諸賢諫之也所謂一邪
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
海內其有不泰乎是以治天下者當辨其賢不肖而
黜陟之否則如莠之亂苗其不為害稼者幾希矣綱
目備書蓋予之也

卷之四 仁宗 慶曆三年

廣義 一夫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蓋言衆陽君子决去
等云夏竦其得夫之上六者
歟宜乎石介之形于歌頌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群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
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
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
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
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
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
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
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
右爾帝動容立命遣
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發明 春秋之法歷時而總書不憂雨者也不憂雨者
無志乎民者也信三年書六月雨傳曰雨云者
喜雨也是時亢湯不雨仁宗焦勞禱于太乙是日即
雨天之感應何若是之速耶觀此義則知綱目有懼

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
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廣義 昔王旦受賂真宗釀成天書之醜今有骨鯁之
子而仁宗隨致禱雨之應其可謂能蓋父之愆
欵者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
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
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
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
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
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
乃罷同議軍國大事
未幾以太尉致仕

廣義 昔呂蒙正曰有姪夷簡宰相才也今觀孫沔之
言則知夷簡正大學所謂不能繫矩之小人也
豈宰相才耶嗚呼蒙正之於夷簡雖以同氣之親
尚不能知况他人乎書稱知人之難觀此益信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罪
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
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
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
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
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
宰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戒淫
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
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
以使遠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
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弼命弼主此
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
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次漸易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部吏
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
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
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
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
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諉
必隨之願委計輔臣听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
西琦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
脩廊延城障振河中同華諸州飢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

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
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即官中
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
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
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
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

續通志卷之四 宋仁宗慶曆三年 五十一

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
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
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廣義

范文正富鄭公千載偉人也觀二公論勾
官之事則知其識見亦不能無軒輊矣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恭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
滿即迂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
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
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迂秩會犯
職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
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遷謂之循資至
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
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
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
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
遷太卿監諫議悉聽
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
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
職尋特選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
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
弼始裁損奏補入士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
年諸子孫少年過十五第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至是任
子之恩
殺之

發明

定磨勘則考官之法愈密定蔭子則任子之恩
愈殺此皆革故鼎新之善政也故備書予之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
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
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
福時出英斷以攝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
制後宮此應
天之實也

發明 凡陰陽之道順則為常變則為異然變不虛生必因人為之感而生夫雪乃常理雪馬而赤則是變常而為異地乃常理地馬而震則是變常而為異是故明王順德則四時順序陰陽和暢海宇又寧善乎孫甫有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得非是之應歟苟能納甫之言益加惕厲則庶乎其可矣易曰存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意降災雖在乎天弭災則在乎君後世之有天下者不可不勉於為善也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凡二十年
盡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歲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宿儒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鄙多故遂罷進西誅戰不遑寧處而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義茲以西

發明

甲申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

方小警久庶進講之規失之甚矣蓋自即位之初書御經筵至是垂二十年僅克再見豈不深可惜哉故書復御既喜之而又譏之也

荆王元儼卒

元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願嚴毅不可犯天下崇禪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敵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既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至是卒有司以子真宗愛弟屢被諛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

發明

書曰荆王元儼卒者為天下得人之惜也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危仲淹意欲復古勸李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初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

能勇名實有司束以声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廣義

分註載宋初之論即三代取士之法備書于冊其美可知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

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自身率先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李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李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育賢才則得人以資國家之用崇先哲則褒善以為斯道之倡此皆治天下之善政而王者之盛心焉仁宗自三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綱目特舉而備書之其予之之意有在矣

廣義

書曰帝謁孔子所以著仁宗尊師重道之美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發明

声罪致討曰伐党項契丹之藩服既書叛以正其罪於前復書伐以定其罪於後夏人納叛不為無罪故書救者非善詞也所以惡其助逆之非耳美惡不嫌同詞其義自見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棄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考櫟鏹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願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末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

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發明

書元昊遣使來上表則其歸欵之誠與前上書以嘉其悔過而進之也雖然元昊之來上表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時方有事於契丹苟不求和於宋則南北受敵自取敗亡耳故上一札之書以結中朝之好殊不知為緩兵之計也使宋室君臣苟能知此併力伐之安有西雇之憂哉惜乎不足以語此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廢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

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發明

謂開寶寺塔乃太宗所建以藏舍利者其淫名無抵天地之間一義氣之周流開寶寺塔乃非義之建天必厭之故一夕大火焚燒俱盡豈不快哉凡人不能毀而天毀之者此類是也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藉藉及按察使出多所牽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為弼作介為弼撰麻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

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劾於諫間不果其志何也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不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母乃有未至邪

廣義

文正功業不就豈文正之不幸邪仁宗之不幸也使得遂其初志則宋國不虛而契丹西夏不足平矣嗚呼惜哉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躬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缺失今陛下既有所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發明

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旱蝗雖由於天其實則在乎人苟能敬天恤民則旱

不為災蝗不為厲反是則災異之害民必矣考之分註帝苦旱蝗憂及百姓默禱上帝願歸朕躬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心矣故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仁宗其近之

契丹初修國史○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諤為穎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

廣義

封建重事也趙宋開國至此始封宗室不亦後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知不編物急先務也鄭公有馬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益為備召群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禮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書且規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發明

夷狄雖春秋所賤者然能盡禮於中國則未嘗

叛將欲伐之又恐名義不正遣人來告則其尊中國之心可見矣因其來告遣使報之宋得體焉綱目有之者此類是也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謚文靖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

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旗床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然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功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發明

夷簡輔相二紀得君專而行政久然其卒也何

朝天下無事固其功也及募萬乘之軍加契丹之幣雖偷目前之安大為後日之患况以私忿而譖察郭后惡直言而黜逐正人則是乏休休有容之量而愧是職亦多矣故削其官此予而未盡予之意也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都轉運

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
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
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儉博
李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
知政事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
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執
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
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
賚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
豈非論陳執中邪朕
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廣義

分註載仁宗用陳執中之決
則其拒諫不亦甚乎惡得賢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
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
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
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
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
蕭革迺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
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
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
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
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
之度其馬餓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
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告
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
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廣義

觀綱目所書則知契丹可謂勇而無謀者也而
元昊則能勇而能怯者焉噫二虜桀黠了當時

有如此者仁宗
雖欲高枕得乎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

并戒按察恣為苛刻
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發明

國有朋黨非美名也揭而書之所以譏慶曆治
亂邪正之雜揉耳君臣同心上下輯睦惡在朋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凡州境內
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三屬
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
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千里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
夔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
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冰書竹冊籍
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
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留賣宴坐
原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於保安軍及高

平若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
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
國中自若也

發明

宋以仁義為本而國勢恒病於不振何者以方
能制最爾之夏陵夷而至於宣靖建紹以後浸不足

道也豈非積弱之勢有以致之耶昔孟子告齊宣王
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

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

王之勇也是時元昊雖臣而稱帝自若所陷城邑不

能復取而反贈以王爵賜以銀絹失策甚矣觀元昊
不欲臣宋之意契丹請為討賊之言豈不見譏於夷

狄哉或者以元昊小醜不足與較嗚呼義當為而不
為則過於弱義不當為而為之則失於強元昊父事
宋朝臣事契丹則有輕宋之心在義之所當伐而不
可道者為行姑息則是失國之體驕敵之情
其如國法何哉此姑息元昊是非之斷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環原之間有明誅滅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
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
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卧病檄至即
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
死力教上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
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
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
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止人
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

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
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群小咸怨衍婚

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
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
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
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
周詢劉元瑜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
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
狂語何不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
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
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
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幸網盡
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
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
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交州仲
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發明

禮曰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其臣果忠耶
雖有浮言而勿去其臣果佞耶雖有謗言而必

去斯得好惡之公也今杜衍等因群吹紛紜同日罷
職然三人素著忠直仁宗所目擊者而且信諛擯棄
苟平日所不知者其能免於黜逐哉綱目不
書杜衍等罷而書罷杜衍等其義可見矣吁

廣義

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
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
一聽諛人而遽罷二公耶况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
其與杜祈公為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
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罷磨勘蔭子新法 ○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
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
戩遣靜邊砦主劉滄著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
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
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滄
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滄不受代洙乃論禪
將狄青往械滄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
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滄等獄而復
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
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諛害其識不遠欲廣
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

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
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
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
下藉之群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傳李
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
世未知宗尚乃與穰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
吳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發明 禮曰大臣不可不敬也韓琦憤正人之悉去救尹
洙之直言諫之不行琦力請外仁宗無辨出知揚州
則於敬大臣之心為益踈矣涇渭何由而別哉綱目
具官而書罷所以
明其不宜罷也

廣義

范仲淹富弼韓琦一時罷去則宋國可謂空虛
矣烏得不起契丹西夏之侮哉所謂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
也奚足怪哉

罷科舉新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

宋仁宗慶曆五年

九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發明 科奉之法固之得實才者莫切於此士之期進也自唐以詩賦取士雖亦求賢之圖未免浮譁之失宋去唐未遠因之不革猶未盡善惟范仲淹定以策論則庶幾有性理之孝焉仲淹去國朝議罷之豈不深可嘆哉上書罷磨勘蔭子新法此書罷科舉新法皆惜之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瑩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第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之奪

發明 元孫之事當以臺諫之言為是而以宰相之言為非是時元昊反叛邊城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石元孫以總管敗沒于賊不能死義罪逆當誅况臺諫論奏尤為明切仁宗乃惑賈昌朝之言從而赦之是使偷生之徒橫行於天下而誅亂討逆之法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於此書夏人歸石元孫以深賤之嗚呼失節之臣猶且赦之况下於失節者乎綱目不書赦免猶為中國諱之也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廣義 既已罷黜諸賢則得象之才德果有出于諸賢之右者哉罷去宜矣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具育叅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未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孫復監慶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發明

者甚矣小人之心至酷而不恕也苟有中傷君子則必投閒抵隙務致傾陷而後已

成丙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

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

亥丁

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

發明

人君所敬者天所寶者民不能敬天而災咎之

太祖皇帝日戒膳素食官中皆然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

必多縱日食奚能耳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
弭天災但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大哉
王言萬世之鑒仁宗因大旱詔求直言其於敬天勤
民之心誠庶幾矣宰相所以燮理陰陽陰陽不和咎
將誰執故書昌朝吳育免於下以
明其可免者也臣故敢併及之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開
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以文彥博叅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帝禱于西太

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
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發明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雨也上書大旱詔求直言
此書帝禱于太乙宮是日雨則仁宗勤民之心
益見矣是日雨者言天感應之速也是故人君不敬
天則矣苟或敬之而天必隨應捷如影響世豈可

常事忽天變乎直書
于冊所以深美之也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及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

初遂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
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
之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
正旦斬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
朝事竟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
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
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
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總城出保南關入驍徒營撫士
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
攝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
聖旗為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
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下者日衆於是令
民伍伍為保一人總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
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

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
垂緇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竟率眾拒戰官軍不
利乃與文慶等復繼而出

廣義

觀綱目備載王則之事乃知去淫祠禁妖術實
此况其他乎有國者當知先務云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謚文定

子戊

八年春正月以文彦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
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彦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矩闌將成為賊所焚鎬乃
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
從中沮之彦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彦博至貝

鎬穿道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繼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
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
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
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彦
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
侍讀李士楊偕言賊怨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發明

上書以文彦博為河北宣撫使下書執王則檻
送京師既見仁宗用人得其宜又見彦博任事
得其當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夏元昊卒

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
龐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
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
從女野利氏生寗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寗
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寗令哥憤殺元昊
不死剗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

續綱目卷之五

宋二宗慶曆八年

古

死王儼曰自德明欵塞西鄙息有矣元昊強梁克悍乃謀備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發明 元昊既嘗稱帝今而止斥其名者不予其僭也然宋亦冊為夏國主今卒而削之者元昊叛逆之賊宋不能討而反冊之非其義矣故不以僭國例待之若生不加誅死不示貶則亂賊何所懲戒哉

衛上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右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擊水踵後賊果率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憲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了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事于帝前

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群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李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廢勸釋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事議論展轉綠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選嫌疑苟且因循未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李士以至待制皆自文李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

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之納

發明

人君有求治之心則必有求治之事夫治天下之道無他其在乎行善政而已大戴禮曰政善則民悅民悅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仁宗幸天章龍圖之閣以手詔問輔弼御史之臣皆給筆札令即坐對蓋欲聞時政之闕失則其求治之心切矣憂國之心勤矣宜乎有以享太平之治也故綱目特書以著其美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餼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

所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發明

冊諒祚予之乎曰非也是時元昊甫歿諒祚襁褓况母族專國民心遑遑此正恢復靈夏削平僭叛之時也夫何君臣優柔不斷坐失機會而為子孫終身之憂自是而後不過踵行故事耳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冊蓋譏之也

廣義

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于人矣不此之務而乃為煦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

度以與夏疎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定奉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何郊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發明

胡氏曰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

微之意也蓋天象之垂戒實人為之所感雲而震乃理之常無雲而震此理之變焉夏竦姦邪致傷和氣免之誠是也故以可免例書雖然仁宗因何郊之言罷夏竦之職庶幾有從善之心曷亦反求諸身而已矣惜乎仁宗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已也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六月明鎬卒○河北京東大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

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居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

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發明

張氏一貴妃耳何以書所以譏仁宗偏愛之失也是時河北京東同時大水仁宗未聞有省已

責躬之實却乃垂情雙媵亟立貴妃謂之何哉蓋大水者陰沴婦人者陰類以氣感氣自然之理耳仁宗迷而不悟悲夫識者試觀之綱目之旨思過半矣

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

發明

仁宗頻年以來災異屢矣上書河北京東大水此書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然則大水者陰

逆之氣日食者陽道之虧彗星者惡氣所積皆非善變也胡氏有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仁宗敬天勤民初無過奉意者宮闈偏寵而金華將興歟不五月而有儂智高之反兵連禍結災不妄作信哉是以人君當克謹天戒不敢縱逸也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月巳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糴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踏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發明

嘗以易謙之象觀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謙之有道乃君子之德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歟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類竊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為富弼之罪人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

帝幸後苑觀刈麥

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發明

綱目於兩宋之篇有書觀燈者有書觀芝者皆譏詞也此觀刈麥之歎曰非也觀燈觀芝者皆無益之觀玩物喪志不恤國政如春秋書觀魚于棠之類皆譏也人君深居九重羅八珍而列九鼎稼穡之艱漠乎其未聞也是以瓊其宮而瑤其臺丘其糟而池其酒肆欲敗度可勝言哉仁宗之觀刈麥乃敦本之意耳非玩物喪志之比焉觀其宣諭輔臣之言其務本抑末之心可見矣又豈聞墓問康者所能彷彿耶故綱目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自古人君未有不以逸欲而亡奢侈而敗也觀於場帝後主可見矣雖以成王之賢而周公尚

廣義

富鄭公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况乎以功受賞古今令典鄭公辭而不受其與鯨官冒進者不啻天淵矣故記其時月而備書之者褒之也

有無逸之戒况其他乎今仁宗此舉正無逸所謂以勤而居逸者也綱目書此以昭千古之美不亦宜乎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帝以昌朝舊李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迓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八月陳執中罷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

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汰諸路兵

文彥博既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元州智高怒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謀據廣南乃數出散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琪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正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 ○契丹伐夏夏人襲敗之

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
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
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
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發明 復伐者已甚之辭獲諒祚之母以歸其惡惜矣
伐人之國而虜其父母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
是時契丹夏人適相報伐殊無義戰
書之于冊姑以志犬羊之搏擊耳

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三月契丹伐夏○秋九月大享

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
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
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
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作禮神玉

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
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發明 明堂乃布政之宮非享祭之所蓋郊祀之禮國
典攸存而大享天地于明堂此何禮也凡祭祀
常禮則不書此特書之者所
以著其失君臣俱罪之也

廣義 仁宗明堂之卒其義得矣然以太祖太宗真宗
配者果何見哉必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則庶乎無弊矣

冬十月夏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

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
文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馳
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
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薊州

十一月詔外戚母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
靈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

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走論
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置局于秘閣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制誥
上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
鐘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
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
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即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
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議者以為鐘磬
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定
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仍用舊樂益州鄉貢進
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
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
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
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蓋漢一為一分
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
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
長九寸加為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

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
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
央

發明

雅樂未易定惟能知音律之學者可定之宋世
三定而迄無成功群臣會議而卒無定論謂之

何哉一書再
書蓋惜之也

廣義

音律之學自古為難雖以胡安定司馬光范鎮
諸賢尚不能精到况其他乎惟季通律呂新書

為考亭之
所尚焉

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

卯辛

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最賓客皆
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饋之節章獻太后
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
事以諷導最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
從者十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
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

未幾病日帝自臨視親詒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十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發明 公主太宗之女仁宗之姑考之分注仁宗奉姑親為紙之則其篤於天倫之愛豈不切哉特書于冊蓋美之也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時有偽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發明 仁宗踐祚閱三十年觀綱目之所書自災異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寵奢侈聚歛神仙浮屠之事一毫無有可不謂之賢哉故綱目上書詔外戚母得任二府下書詔州郡勿獻瑞物等事皆所以子

之也嗚呼使仁宗有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之德而又情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宋盛德之主哉

廣義 仁宗詔州郡勿復獻瑞物其過于真宗遠矣特書于冊豈溢美哉

作隆儒殿○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詭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發明 禮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耕必有一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以奉樂用是而觀則宋之儲蓄亦歎矣救荒亦疎矣以致京東淮浙同時饑饉豈不深可

惜哉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廣其儲蓄以為凶年之資
勿作無益以耗有用之財則國富而民歸矣反是則
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雖有臺池
鳥獸人君豈得而獨樂之哉

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
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
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
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綠閣侍通宮掖
以得執政今頭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
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
臣忠憤所激焉鑊不避何辭於請帝急召執政示之曰
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
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
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
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
駕王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別
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

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
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王儼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
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
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
於聽言之美為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
怨焉嗚呼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
仁宗為法

發明

臣謂王儼氏之論過矣何者人君謹其好惡察
其是非勿以私意而廢群議之公勿以邪謀而

妨衆情之正苟或臺諫是而宰相非則納臺諫而黜
宰相苟或宰相是而臺諫非則納宰相而黜臺諫此

是非之公論也人臣事君當面折廷爭宰相非是廷
辱何害介以直言而貶黜彥博徇私而免官是謂

之慰彥博而行介言乎新序有曰聖賢之君不以祿
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堯佐以貴妃之弟而授宣
徽之職彥博以宰相之任而存阿附之容群臣不能

言介獨言之仁宗則當行介之言賞介之直罷堯佐
宣徽之職降彥博從官之列斯得好惡之至公賞罰

之正理夫何堯佐職任如故彥博僅克免官而唐介
乃賤英州奚以見其忘已用人虛心從諫之實乎觀
綱目之所書則其義自見而王氏之
說不攻自破矣此發明書法之意也

廣義 富弼有青州之功尚辭禮部侍郎堯佐果何人
堯佐其伯父也仁宗除其官乃私也非公也宜乎子
方之力爭焉然則賤子方而卒除堯佐者仁宗私勝
公微也書曰官不及私昵爵
罔及惡德仁宗何足以知之

夏竦卒

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
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姦邪
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
侵臣官詔更謚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
臣為樞密副使

辰壬

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
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呂中
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
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
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
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
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
淹已即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發明

仲淹立心正大為政忠厚呂氏中論之詳矣故
卒而特具官爵以予之然則綱目於夏竦姦邪
則削其官仲淹忠直則具其官此所
以為筆削之權衡是非之明鑑也

廣義

文正佐宋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者也故綱目
於其卒也備記時月於年之下不惟書其官而
又尊其爵者
美之至也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鈴轄陳曙等發兵討之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及拜副使臺諫王卒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鈴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弔州加廣南安撫使

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率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厓

續通志卷之五

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
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廣義

或曰韓絳厖籍之言果有得失乎曰有曰何以

能立功籍之見乃武后去監軍御史之識也非得而
何絳之見即仁宗用宦者監軍之左計也非失而何
大臣謀國而有得失如此
人主奚可不慎其所與哉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
關中人也孰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
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
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
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
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
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
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

以商所入緡錢糶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推貨物錢
幣以實中都由是燕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
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学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
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
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
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
合常相
避不見

廣義

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於論見不合而常相避
者要亦渣滓之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多見哉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

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
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
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蛮夷兵蛮夷貪得忘義
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發明

自皇祐元年書智高反至是閱四載如陷邕橫
園廣州陷昭州賓州恣其攻畧如蹈無人之
境守臣戍將非死則逃周敢與敵於乎以鳥合小醜
橫行嶺南卒難勦捕宋之武備亦甚疎畧矣易曰君
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廣義

余靖儒者也狄青武人也靖之見
不逮于青遠矣青豈武人也哉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

之以狗

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
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
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
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亡狀
諸將堂上揖曙起弁召用等二十二人按以敗亡狀
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發明 師之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
律失律凶也然則行師之道貴乎正紀律而肅

癸巳

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火

發明

人火曰火歷觀宋之宮觀非義之建者未始不
為天之所毀如開寶寺塔玉清昭應宮會靈觀
皆毀於烈焰之中靡有孑遺是知人為不善天必厭
之綱目特書于冊者一以見作非義者之無益一以
見逆天道者之有徵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修省以答
天衷乎合前後書法觀之然後可見綱目垂世立法
之意深矣

○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
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
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
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
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
外賊方竟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
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
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
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懷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
十七人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
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賜遣之梟師密等
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
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
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
賊厄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
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
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
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
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發明

觀狄青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意料者矣
夜度崑崙出賊不意罪人斯得廣南悉平其峻

功偉績為何如哉據
事直書深予之也

廣義

分注載狄青之言以為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
以貪功其心事明白雖儒者何以過之噫青雖
起於行伍而能人之所不能此其功之所以立也雖
然向非厄籍之贊襄必將受制於闖豎矣况望其能
立功哉詩曰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此之謂也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

賞平廣南功也厄籍及臺諫朝
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帝不聽

以孫抃為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
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
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
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

幾於本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於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於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為識面臺官耶

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戒於治郡時

閏月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上歷任無賊私罪者乃得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冬

十月朔日食○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歲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求為定式

發明

真氏曰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

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上書詔定內侍員則其革弊之法嚴此書詔減畿內諸縣稅則其憂民之心切豈非修德愛民之實事乎一書再書深予之耳

午甲

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教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願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

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攝

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壘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

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位貴妃已為過寵今卒而追冊為后失禮甚焉

發明

觀此則仁宗溺愛之心益著矣張氏以美人進

當時宰臣附會無敢可否者獨孫沔力辭讀冊遂求罷政然亦不能辨正是非較諸群臣則彼善於此耳

綱目書沔罷於冊后之下則其義自見而罷從可知矣此事而觀其義自見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嬖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

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發明

春秋莊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魯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矧堂堂中國天子不知修省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深譏之耳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梁適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教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廟

廟

未乙

劉沆克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與其子請武學士院遂授館職

發明

於戲宋人是舉可謂狗私滅公全恩棄礼者矣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張氏後宮之媵妾仁宗以

溺愛之故生榮死哀追冊為后則亦已矣祔主太廟此何礼耶况皇后之崩止書曰葬而不書祔主此特書者所以其溺愛不明違法悖礼之失也當時群臣罔敢正名其失者則其阿諛苟容亦可見矣劉沆附會葬事得授平章可耻之甚觀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其義可見

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廣義

按無擇所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為先聖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于

聖門也多矣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皆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克鞠其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即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寒耳由是竟等悉得召還

廣義

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獻公一言興邦不

言興邦不其諒哉

六月陳執中免

賈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事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管
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
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宜速退
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
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
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
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
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
可克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
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如推之以至
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規知之語翰
林李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
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
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
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廣義

文富二公素望碩德華夷著稱今特舉以為相
可謂厭天下之心矣故特書曰以文彥博富弼

同平章事文無美
辭而美在其中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
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
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
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發明

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以趙抃為殿中侍御
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以張昇為御史中
丞則是宰相臺諫皆得其
人矣綱目備書深予之也

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

宗真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
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
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嘗因夜宴自
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
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
勞宜序進之宗真佛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

授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矣至是仕義子師寶悉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詎仕義嘗殺誓下十州將奪其印符而奔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掣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發明

不日討伐而日擊惡蹟武也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擅開邊釁者果何益乎綱目

十二月脩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岷東更平地二十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

所會不免决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决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十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决隨塞瀕河者之至是河决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祭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通河道以仲昌提率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發明

唐憲元和十三年書浚龍首池綱目譏之甚矣

民之攻陷城邑民無寧居僅克通誅未聞撫馭此正暴露攻陷城邑民無寧居僅克通誅未聞撫馭此正勞心焦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外夷臣服河北克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况十僅一二者乎書修六塔河則慶曆之駕已稅於此矣易曰其亡其亡君子得不為仁宗惜之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
文彦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
富弼謀放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彦
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救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
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爰彦博不使入明
且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彦博召都
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彦
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沆判
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牛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
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
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
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
詰之曰天文爰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
汝罪當族二人懼色爰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

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皆憤
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
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後
使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
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
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彦博等還
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彦博弼持重眾心乃安已而
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
判呈帝
乃解

發明

是時仁宗有疾人心違違謀變者衆苟非文富
諸賢宿衛禁中盡心調護則帝位曷易矣豈不甚
可畏哉故綱目特表
而出之蓋予之也

廣義

仁宗有疾中外疑之况群邪投間抵隙者不能
其衆于時若非路公砥柱其間則仁宗或不能
保厥躬矣易曰以杞包瓜
含章有隕自天路公有焉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决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李仲昌等塞商胡光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次弱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斷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决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發明 修六塔仲昌之謀耳今而河决六塔則仲昌不為無罪曷為以無罪例書然謀之者仲昌主之

者富弼况河决亦天變之告戒非人力所能為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可也夫何君臣之間殊未見更相戒飭之意而徒流仲昌置獄犴豈應變之道哉
廣義 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將四見亦於是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夫國用者則二公識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詳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

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此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李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發明

歐陽氏曰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難言之言人主當聞况易言之言乎蓋建儲國家之大計不可不早為之定仁宗春秋鼎盛儲位久曠范鎮職當言責理合備陳仁宗不聽則已罷而黜之夫豈從善之道哉故書罷知諫院范鎮則其以無故而

罷諫臣之意可見矣

廣義

建儲國之大事也大事者何大本也大本不立則懷奸蓄慝者誰無覬覦之心哉范公不顧成敗利鈍而極言其事者此仁人君子正誼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說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范公有焉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兩壞太社太稷壇詔群臣實封言關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水壞社稷其異大矣人君行逆德者必致陰沴仁宗無其逆德而致陰沴何蓋太子社稷之本是時太子未建社稷未固故水壞社稷者得非此之應歟仁宗但能詔求直言而不能及求諸心則是雖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災寔何從而弭哉所謂人無繫馬妖不妄作信斯言矣

廣義

范鎮諫立儲則凡言之直者無有直于此也至是又詔求直言是猶舍玉而求玉也奚可哉

彗出紫微垣○秋八月朔日食○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陞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玉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權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酉丁

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衍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謚正獻

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

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率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
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
之衰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
驅弱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
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李士歐陽修知貢奉痛抑新體
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脩晨朝聚
譟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
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寢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
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
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請
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
梁公厚贈其人而
遣之卒謚武襄

發明

杜衍卒而不具其官狄青則具其官豈厚於青
而薄於衍乎狗名責實也然則青衍之優劣判
矣剛目之
予奪嚴矣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
死者數萬人

發明

自元年至是災異多矣如大水社稷壇壞禁出
紫微垣八月朔日食幽州地大震網目備書于
冊而宋之君臣殊未見其脩德應天之實而皆視為
泛常熱不之顧可勝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
得失則政治之
得失從可知矣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
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
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
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
餘則粥
如舊

廣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知
田與民皆國之所有者韓魏公請置廣惠倉于

諸州則是因其人之田而給養其民所謂惠而不費者也易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魏公其庶幾矣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像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伏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發明

凡夷狄書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契丹之心故特進之網目於契丹侵邊則書入寇於契丹求地則書來求於契丹求通則書來聘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因其猾夏則狄之因其慕義則進之其謹華夷之辨嚴內外之防審矣然來而後報禮之宜謹故又書遣報以予之

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致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迺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卒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選則無滯才之歎薦率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開歲貢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眾驟致頭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

發明

問歲舉士置明經科則仁宗求賢之心可謂切矣人才疊出豈不宜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戊戌

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路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

大第別親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群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簡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曰徐當議之

廣義

嗚呼堯舜以子不肖即傳於賢者正以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已之所得私也苟不傳賢以定之無乃格天下後世禍亂之源乎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此也仁宗無子而貪戀厥位其私孰甚焉迹其本心是營菟裘者之不若也何足貴哉

秋八月朔日食○王堯臣卒○下溪蠻降

先是彭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扼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孳及銅牲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鷲益甚

冬閏十二月罷使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知制誥劉敞言社者土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土公退群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

亥巳

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
賤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

發明

元旦日食非小變也仁宗未聞修已之實而徒
用牲于社失禮甚焉夫社者群陰之長日食伐
鼓所以退群陰春秋用牲于社君子譏之今反祠而
請之則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
賤重其不可也明矣綱目前書日食而用牲于社此
書日食而用牲于社然則當時群臣無敢言其非能
言其非者惟劉敞一人而已帝不見聽惜哉

二月更權茶法

自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權茶之禁尤嚴園戶
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
比有之著作佐印何爾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
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
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
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
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
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資其買

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
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
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
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
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
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
著作左郎何爾請也

廣義

昔成王封微子於宋聖人定為書之一篇其公
平廣大氣象至今為然可想綱目書曰夏四月
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且給田十頃以奉
周祀則是周成王復見于宋也仁宗其賢矣乎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
所薦士不得克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
人中左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
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發明

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則其應天之實
為如何哉大書
特書蓋予之也

田况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
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禘于太廟

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
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事虛
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
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
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
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漢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
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
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以
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
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
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
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
修修受於種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叩門求
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求
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
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
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
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
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
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

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詳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頴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發明

書處士予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已不以孔孟之道見屈於人誠盛之上元

聘召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迨夫朝廷豈得而多見哉厥後卒老衡茅終身不仕而其名譽道德推重當時惡在其能仕宦也故書美之

廣義

或曰康節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其心樂乎道無得無喪心與道俱知有道之可貴而不知有官爵之可榮也譬猶魚樂乎水鳥欣於木皆出自然非由勉強孰能與於此哉

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自李仲昌敗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發明

魯人浚洙春秋譏之古之人君知民為國之本所以百姓充足倉廩富饒而使之耕食鑿飲無妨農時

所以勤民之心不為無有然前書修六塔河此書鑿二股河魯謂是役非民力乎蓋由中心無主易於惑動云爾民者國之根本芥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瘁者哉此君子所以深為仁宗惜也

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
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
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郵縣通判舒州文彥博
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
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
朝召為群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
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
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
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生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
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
天下之耳目器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而固已合先王之
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
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
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
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
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
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

發明

始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
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
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乎躅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
云古之聖人知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
故謹微之意至於如此朱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
四海其禍至於宣靖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
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於熙豐其進實
基於皇祐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于冊者以明小人
肇禍之始此正始之初六羸豕躅躅之戒耳其謹微
之意益深切哉

廣義

朱子綱目載李林甫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嬪妃
子反被其賈其奸豈林甫之可及哉書曰召若以居
朝廷與一時群賢皆被其愚又所以著其亂政之漸
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始焯焯厥攸灼叙弗
其絕詩曰維彼兩雪先集維霰皆安石之謂乎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
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歐陽脩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刊脩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者一人脩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發明

唐書何以曰新考之分注仁宗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脩等刊脩之故書曰新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積之十有七年而始成蓋亦難矣網目特書于冊一以美帝之存心古典一以美脩等迪君於美也其與上會計錄者豈不大相懸絕哉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及辛

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寢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發明

起復者乃金革之寢禮非治世之常規無金革之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也宋制執事遭喪皆起復則是皆禮甚矣仁宗虛位五起而富弼固辭不就君子之存心有異於人信哉特固故辭深予之也

廣義

大抵以道事君不以寵利移易其心者大臣之體也今鄭公以母喪去位君起之頗公辭之固是誠不以寵利易其心而深得大臣之體者也綱目紀其年月而大書于冊者其垂訓之意至矣

夏四月陳旭罷

夏四月陳旭罷

夏四月陳旭罷

夏四月陳旭罷

夏四月陳旭罷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
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願議耶乃兩
罷之旭知定州
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群臣欲援至和例
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
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
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
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
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
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
之言也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
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
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
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
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
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無疑奸

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
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無疑奸
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
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
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問里窮民猶
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
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
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
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
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
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
愚而真高位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
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問其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
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
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
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
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
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
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

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
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
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
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責
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側吏置勅於案
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
重任尤能顧惜大體宿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
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
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劫直胡宿力請黜之帝
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

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未不肯撰詞韓琦
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
以谷未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
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
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
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
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
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發明

漢文二年書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綱
目美之蓋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听言乃其
要者今仁宗乃能詔策賢良方正一舉而求賢听言
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欣躍感戴革故鼎新
四海皆延半采仁宗之德不亦善乎言曰
直言諫曰極諫書之于冊足為千古之美

以歐陽脩叅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脩三
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
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群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
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
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
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
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
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
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
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
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喜褻慢服御儉素如
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
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
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
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
所以為賢也願
固起之帝曰然

發明

是時宗實居父濮王之喪仁宗將起為嗣是以
命知宗正宗實固辭乞終喪制則其賢可知矣

故書固辭不拜以深予之

廣義

大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君之天下也昔
者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未聞堯舜之無子
也特以其不肖而傳之于賢耳今也仁宗春秋既高
矣嫡嗣又無矣顧乃栖馬不肯建儲者何哉其心
以為天意若錫吾胤則目可瞑于晏駕之時所謂遺
腹之植不猶愈於委裘之朝乎殊不知傳子傳賢皆
出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况仁宗既有遺疾之險
又有猶子之賢于時不定儲貳可乎此群賢所以深
懼而力請也

寅壬

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極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
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

嘗不恣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發明

臣包拯峭直耿介公正無私是誠宋室之賢也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公勤之績耳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頓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有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發明

蘇氏曰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復詔出錢諸路助糴則其勤恤民隱之心可見矣合前後所書觀之則仁宗憂國之誠而綱目樂予之意為可見爾後之治天下者當鑒於斯

知府州折繼祖卒

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

卯癸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欽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

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惟帶衾裯多用繒純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苦輸積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以類之者誠確論也

廣義

大抵文勝乎質史家之謬喻不掩殺斯為定論而廢正右飭非而謫諫官是誰之過與此有識君子所以不滿意于史臣呂中也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托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

發明

太后聽政固非清朝之令典是時英宗有疾而詔同聽政則非臨朝者比矣故書權同聽政以見非專輒之意也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育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即封京北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卒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
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
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
然一曰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
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
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
温成之奄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
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
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
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
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
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月琦獨見帝
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
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為可稱但恐陛
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
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
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廣義

定書傳曰大臣一身百責攸萃震撼擊撞其解紆其

閻汚濁欲其茹納然則事之震撼擊撞其辛燥濕黷
閻汚濁者孰有過于此哉今也韓呂歐陽各奮忠誠
幹乾坤于再造復日月于既食非曠度洪量者能如
是乎蓋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其韓呂歐陽之
乎謂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
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藥水之太子山重元子
楚王湟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觀等四百人謀作亂敦
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
語之且急召湟魯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
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湟魯古聞召知事泄遂誘
脅弩手軍犯惟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
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
止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
騎陣抵柵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
數千人與湟魯古戰賊衆多降湟魯古躍馬突出為近
侍渤海阿斯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觀等

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搜必至其誰從
我胡覩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
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
以胡覩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郎
度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侯賊氣沮背營而陣乘
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
走大漠嘆曰洵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
丹主執仁先卜曰弭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
乙辛等加
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五

